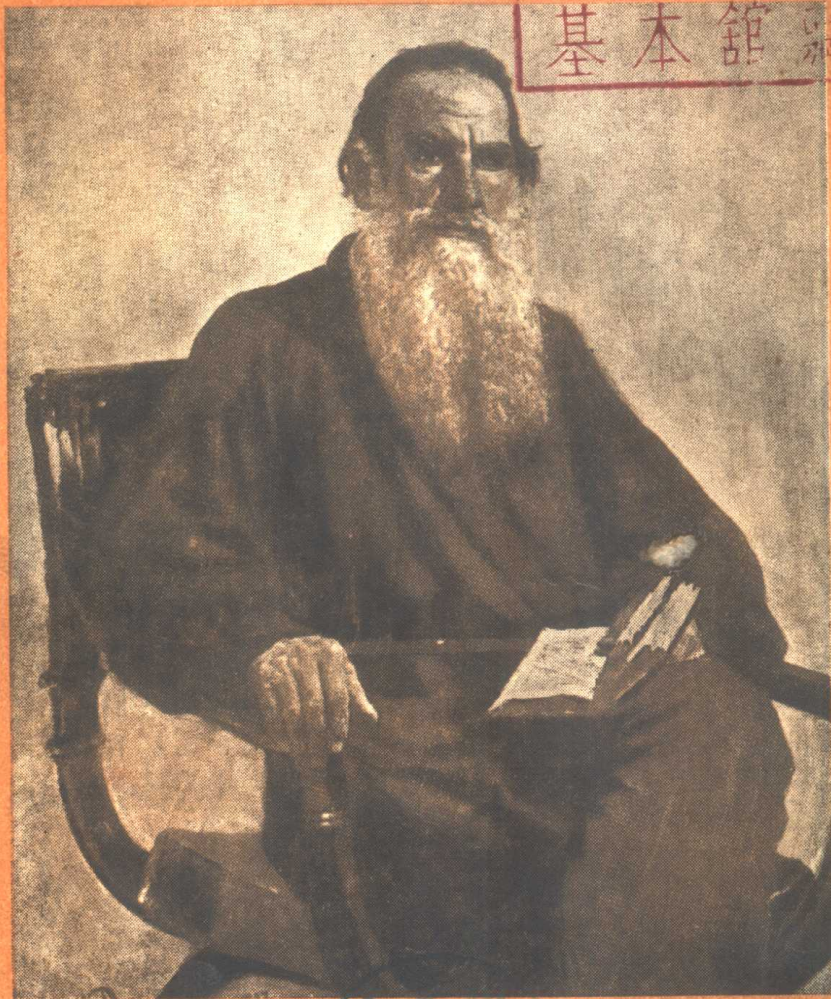


321917

成都工學院圖書館

基本館藏



教育的果實

列夫·托爾斯泰著

列夫·托爾斯泰
教 育 的 果 實

四 幕 喜 劇

芳 信 譯

作 家 出 版 社

一 九 五 四 年 · 北 京

教育的果實

著者 列夫·托爾斯泰
譯者 芳信

出版者 作家出版社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〇五七號)
(北京東四頭條胡同四號)

印刷者 機械工業出版社印刷廠
發行者 新華書店

一九五四年十二月北京第一版

一九五四年十二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書號(114) 字數100000 印刷00001—50000

31"×43" 1/32 印張5⁹/₁₆ 定價5,100元

Л. Н. ТОЛСТОЙ
ПЛОДЫ ПРОСВЕЩЕНИЯ

據 Л. Н. ТОЛСТОЙ: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ГОСЛИТИЗДАТ, МОСКВА, 1952 譯出。

內 容 說 明

“教育的果實”是托爾斯泰繼“黑暗的努力”以後所寫的一個四幕喜劇，這個劇本尖刻地諷刺了貴族的自私、愚蠢和荒唐。農民想買一塊土地，貴族列奧尼德·費多洛維奇雖已答應，可分期付款；但後來他竟堅持一次付清，儘管農民苦苦哀求，他却毫不動心。幸而，貴族家中有一個和農民同村的使女塔妮雅，是個有正義感的女性，她想盡了方法來幫助農民，利用貴族當時沉迷於降神術，大胆地愚弄了他們，結果農民得到勝利。這個劇本在世界喜劇中佔有很重要的地位。

登場人物

列奧尼德·費多洛維奇·茲委茲金車夫——退役近衛騎兵中尉，在各省共擁有二萬四千俄畝土地。是個面色紅潤、近六十歲、溫和、愉快的紳士。相信降神術，喜歡用自己的故事叫別人吃驚。

安娜·巴夫洛芙娜·茲委茲金車娃——他的妻子，肥胖、還算年輕，迷戀社交生活，瞧不起自己的丈夫，盲目地相信大夫。是個好發脾氣的太太。

別特茜——他們的女兒，交際花，二十歲，舉止輕佻，學男人，戴夾鼻眼鏡。是個風騷好笑的女孩子。說話很快，很清楚，噘着嘴，像外國人一樣。

瓦西里·列奧尼狄奇——他們的兒子，二十五歲，法學碩士，沒有固定的職業，是自行車總會、跑馬總會和獵狗飼育總會的會員。青年人，有極好的體格和無限的自信。說話的聲音又高又急。有時非常嚴肅，幾近陰沉，有時樂不可支，高聲大笑。

阿列克塞·符拉吉米羅維奇·克魯戈斯委特洛夫——教授，學者，五十歲，有平靜、愉快、自信的風度和從容不迫、好像唱歌似的聲調。好說話。有點瞧不起和自己的意見不同的人。不斷地抽煙。是個消瘦、活潑的人。

大夫——四十歲，壯健、肥胖、臉發紅。聲音高，粗魯。老是得意洋洋地微笑。

瑪麗亞·康斯坦丁諾芙娜——二十歲的少女，音樂院的學生，音樂教員，額前垂着劉海，穿着過份時髦的服裝，很會逢迎，常常害羞。

彼特里錫夫——二十八歲，語文學碩士，正在找職業，和瓦西里·列奧尼狄奇一樣，也是那幾個總會的會員，此外，又是印花布及細棉布跳舞總會●審備會的會員。禿頭，動作和語言都快，很有禮貌。

男爵夫人——端莊的貴婦，五十歲，遲鈍，說話沒有抑揚。

公爵夫人——交際花，客人。

公爵小姐——交際花，矜持，客人。

伯爵夫人——老太太，動作困難，戴着假髮，鑲着假牙。

格羅斯曼——猶太人型的、褐黑色的男子，很活潑，神經質，說話聲音很高。

胖太太，瑪麗亞·瓦西里耶芙娜·托爾布希娜——很端莊，有錢，和氣，跟所有過去和現在的名

人都熟識。很胖，說話急，總想用大聲打斷別人的說話。抽煙。

克林庚男爵（可可）——彼得堡大學碩士，侍從，大使館職員，因為舉止十分文雅，所以心境平和、寧靜和快樂。

貴婦。

紳士（不說話）。

沙哈托夫，謝爾蓋·伊凡諾維奇——五十歲，前任次長，高雅的紳士，具有廣泛的歐洲教養，沒有職業，對一切感到興趣。保持尊嚴，甚至有點死板。

費多爾·伊凡尼奇——隨從，近六十歲。是個受過教育、愛好教育的人。愛用夾鼻眼鏡和新手帕；他一天就把手帕慢慢地展開。關心政治。是個聰明人，好人。

格里戈利——隨差，二十八歲，漂亮男子，放蕩、嫉妒、放肆。

雅可夫——四十歲，管飯廳的傭人，忙碌，忠厚，隨時都在考慮鄉間家庭的利益。

謝明——管飯廳的莊稼人，二十歲。健康活潑的鄉下小伙子，金髮，還沒有鬍子，安靜，微笑。

馬車夫——三十五歲。服裝入時，只留着小鬍子，粗野，果斷。

老廚子——四十五歲，頭髮蓬亂，不刮臉，浮腫，發黃，打顫，穿着夏季破舊的黃土布大衣、褲

短褲、舊拖鞋，說話聲音嘶啞。詞句從他嘴裏吐出來，就像經過一重障礙一樣。

女廚子——話匣子，不如意的人，三十歲。

門房——退伍士兵。

塔妮雅——使女，十九歲。是個堅強、壯健、愉快、心情易變的姑娘。在非常興奮的時候，會樂

● 一種即約的總會：凡參加跳舞的仕女，都必須穿印花布及細棉布所做的衣服。

得喊叫起來。

第一個莊稼人——六十歲，村長，以爲自己懂得應付紳士，喜歡聽自己說話。

第二個莊稼人——四十五歲，家長，粗魯、老實、不愛說廢話。謝明的父親。

第三個莊稼人——七十歲，穿着樹皮鞋，神經質、不安靜、匆忙、怕羞，可是他用談話掩飾自己的羞怯。

第一個穿制服的跟班——前輩老人，以僕人身份自豪。

第二個穿制服的跟班——魁梧、壯健、粗野。

時衣店的送貨員——穿着藍外衣，臉色緋紅，整潔。說話堅定、動聽而清晰。

地點

劇情發生在首都茲茲金車夫家裏。

第一幕

舞臺上出現幾件科學人衣裏的劇照。有三個門：一個通外間，一個通列列尼雅·費多洛維奇的書房，一個通瓦西里·列寧尼欣奇的房間，樓梯通到上面的內室；它背後有門通餐室。

第一場

格里戈利，年輕漂亮的聽差，對着鏡子打扮。

格里戈利 可惜留了鬍子！她說：「聽差就不該留鬍子！」爲什麼？就爲了一看你就是個聽差。要不然，怎麼能不把她那心愛的兒子比下去呢。他算什麼！就是我沒鬍子，他也差得遠呢……（露出微笑臨着自己）有多少人追求我啊！可是，就沒我中意的人，像這兒的塔妮雅那樣。她是個純樸的使女！不錯！可是她比哪位小姐都漂亮。（微笑）還又可愛！（聽）噯，她來了！（微笑）瞧，小後跟得得地直響……呼……哇……

第二場

格里戈利。塔妮雅拿着皮大衣和套靴。

格里戈利 塔吉雅娜·瑪爾可芙娜，你好！

塔妮雅 幹嗎老照鏡子？你以為自己很美嗎？

格里戈利 怎麼啦，難看嗎？

塔妮雅 就這樣兒，既不好看，也不難看，一樣一半。你把這些皮大衣掛上幹什麼？

格里戈利 這就拿走，太太。（取下一件皮大衣，給塔妮雅披上，擁抱她）塔妮雅，我對你說什

麼呢……

塔妮雅 德行！你這是怎麼了！（氣沖沖地掙脫出來）我跟你說，別鬧了！

格里戈利 （看看周圍）親親我。

塔妮雅 你到底怎麼了？我就這麼親你吧！……（舉起手來嚇唬他。）

瓦西里·列奧尼狄奇 （在幕後按鈴，然後喊叫）格里戈利！

塔妮雅 去吧，瓦西里·列奧尼狄奇叫哪。

格里戈利 讓他等着吧，他剛睡醒。喂，你為什麼不愛我？

塔妮雅 你想的是什麼樣的愛！我誰都不愛。

格里戈利 沒有的事，你愛謝明。你算找着了，一個管飯廳的笨莊稼人！

塔妮雅 不管他是什麼人，你還吃醋呢。

瓦西里·列奧尼狄奇（在幕後）格里戈利！

格里戈利 別着急！……有什麼醋可吃呢！你才開始長見識，就跟這種人來往。你要是

愛我的話，那就不同了……塔妮雅……

塔妮雅（氣沖沖地、嚴厲地）我告訴你，這不關你的事。

瓦西里·列奧尼狄奇（在幕後）格里戈利！！

格里戈利 你真狠。

瓦西里·列奧尼狄奇（在幕後，執拗地、單調地、用盡全力地喊叫）格里戈利！格里戈利！格里

戈利！

塔妮雅和格里戈利笑。

格里戈利 要知道姑娘們是多麼愛我啊！

鈴聲。

塔妮雅 那麼，找她們去，別纏我。

格里戈利 我看，你真蠢。我可不是謝明。

塔妮雅 謝明想結婚，並不想胡鬧。

第三場

格里戈利、塔妮雅，送貨員拿着裝衣服的大厚紙盒。

送貨員 您早！

格里戈利 你好。誰讓送來的？

送貨員 布爾傑，是件衣服，這是給太太的賬單。

塔妮雅 （收下賬單）在這兒坐坐，我送進去。（退場。）

第四場

格里戈利、送貨員，瓦西里·列奧尼狄奇從門裏伸出頭來，穿着襯衫和拖鞋。

瓦西里·列奧尼狄奇 格里戈利！

格里戈利 就來！

瓦西里·列奧尼狄奇 格里戈利！難道你沒聽見嗎？

格里戈利 我剛來。

瓦西里·列奧尼狄奇 熱水和茶。

格里戈利 謝明馬上就送來了。

瓦西里 列奧尼狄奇 那是什麼？布爾傑耶●送來的嗎？
送貨員 是。

瓦西里 列奧尼狄奇和格里戈利退場。——鈴響。

第五場

送貨員，塔妮雅攜着鈴聲，跑去開門。

塔妮雅 （對送貨員）請等一會兒。

送貨員 等吧。

第六場

送貨員和塔妮雅。沙哈托夫走進門來，

塔妮雅 對不住，聽差剛出去。您請吧。給我！（揉皮大衣。）

●布爾傑耶是法語，即布爾傑。

沙哈托夫（整理衣服）列奧尼德·費多洛維奇在家嗎？起來了沒有？

鈴響。

塔妮雅 當然，早就起來了！

第七場

送貨員、塔妮雅和沙哈托夫。大夫登場。

大夫（我聽差，看見沙哈托夫，和他隨便談起來）啊？您好！

沙哈托夫（凝視着）好像是大夫吧？

大夫 我以爲您出國了。來看列奧尼德·費多洛維奇嗎？

沙哈托夫 對啦。您有什麼事？難道誰生病了嗎？

大夫（微笑）並不是生病，不過，您知道，這些太太們真糟！每晚打牌打到三點鐘，還

老喝酒。太太又肥又胖，而且又上了歲數了。

沙哈托夫 您就這樣把您的診斷告訴安娜·巴夫洛芙娜嗎？我想，她不會滿意的。

大夫（笑）是的，不錯。她們都愛玩這些花樣，然後，就消化不良呀，肝臟受了壓迫

呀，神經衰弱呀，——於是，她就寫信來了，而你呢，就得給她開藥方了。她們簡

直糟糕極了！（微笑）您怎麼樣？您大概也是個降神術者吧？

沙哈托夫 我？不，我也不是個降神術者……唔，再見！（想走，可是大夫留住他。）

大夫 不，您知道，既然像克魯克斯委特洛夫這樣的人物都關懷這件事情，那我也並不完全否認。這不可能呀！一位歐洲聞名的教授。這裏頭一定有點道理。我總想設法看看，可是老沒工夫。有點別的事情。

沙哈托夫 是的，是的。再見！（微微鞠躬，退去。）

大夫 （對塔妮雅）太太起來了沒有？

塔妮雅 在臥室裏。您請便吧。

沙哈托夫和大夫從不同的方向出去。

第八場

送貨員、塔妮雅、費多爾、伊凡尼奇手裏拿着報紙登場。

費多爾·伊凡尼奇 （對送貨員）你有什麼事？

送貨員 布爾傑讓我送衣服和賬單來。他們叫我等着。

費多爾·伊凡尼奇 啊，布爾傑！（對塔妮雅）剛才誰來了？

塔妮雅 沙哈托夫·謝爾蓋·伊凡諾維奇，還有大夫。他們站在這兒談了一會兒。談的全是搶神書的事。

費多爾·伊凡尼奇（更正）降神術。

塔妮雅 是呀，我說的就是搶神書。前回的結果多好啊，費多爾·伊凡尼奇，您聽說了沒有？（笑）敲敲，敲敲，東西就飛起來了。

費多爾·伊凡尼奇 你怎麼知道？

塔妮雅 廳查委塔·列奧尼多芙娜說的。

第九場

塔妮雅、費多爾·伊凡尼奇、送貨員，管假廳的傭人雅可夫端着一杯茶跑上。

雅可夫（對送貨員）你好！

送貨員（沒精打采地）你好。

雅可夫敲瓦西里·列奧尼狄奇的門。

第十場

前場人物和格里戈利。

格里戈利 給我。

雅可夫 昨天的玻璃杯和瓦西里·列奧尼狄奇那兒的托盤，都還沒送回去。你知道，我負了責任。

格里戈利 托盤在他屋子裏裝着雪茄。

雅可夫 那麼，你把煙放到別的地方去吧。你知道，他們釘着問我要。

格里戈利 送回去就是了，送回去就是了。

雅可夫 你說送回去，可是並沒送。前幾天找起來，哪兒也沒有。

格里戈利 我告訴你，送回去就是了。嘿，瞎忙！

雅可夫 你這麼說說倒容易，可是我這已經是端第三回茶了，還得準備早飯。整天儘跑腿，儘跑腿。這一家子有誰比我更忙的？老是我不好！

格里戈利 誰的活好幹？哎喲，你真好！

塔妮雅 在你看誰都不好，就你一個人……

格里戈利 （對塔妮雅）又沒人問你！（退場。）

第十一場

塔妮雅、雅可夫、費多爾、伊凡尼奇和送貨員。